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ANNA KALIENINA

安娜·卡列尼娜

(上)

(俄) 托尔斯泰 著 赵宏图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ANNA KALIENINA

安娜·卡列尼娜

(上)

(俄)托尔斯泰 著 赵宏图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 上 / （俄）托尔斯泰（Tolstoy,L.N.）著；
赵宏图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069-0

I. ①安… II. ①托…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206号

安娜·卡列尼娜. 上
（俄）托尔斯泰 著；赵宏图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25

字 数：42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069-0

定 价：39.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上卷	1
第一部	3
第一章	3
第二章	5
第三章	7
第四章	11
第五章	15
第六章	21
第七章	23
第八章	25
第九章	27
第十章	32
第十一章	38
第十二章	41
第十三章	44
第十四章	46

第十五章	51
第十六章	53
第十七章	55
第十八章	57
第十九章	62
第二十章	67
第二十一章	70
第二十二章	72
第二十三章	75
第二十四章	78
第二十五章	82
第二十六章	86
第二十七章	88
第二十八章	90
第二十九章	92
第三十章	95
第三十一章	97
第三十二章	99
第三十三章	101
第三十四章	104
第二部	110
第一章	107
第二章	110

第三章	113
第四章	116
第五章	118
第六章	121
第七章	125
第八章	129
第九章	132
第十章	135
第十一章	136
第十二章	137
第十三章	139
第十四章	145
第十五章	148
第十六章	151
第十七章	154
第十八章	158
第十九章	159
第二十章	161
第二十一章	164
第二十二章	167
第二十三章	171
第二十四章	173
第二十五章	177

第二十六章	181
第二十七章	184
第二十八章	186
第二十九章	189
第三十章	192
第三十一章	194
第三十二章	197
第三十三章	200
第三十四章	203
第三十五章	208
第三部	219
第一章	213
第二章	215
第三章	217
第四章	222
第五章	225
第六章	229
第七章	232
第八章	234
第九章	238
第十章	240
第十一章	243
第十二章	245

第十三章	248
第十四章	253
第十五章	256
第十六章	260
第十七章	263
第十八章	267
第十九章	271
第二十章	273
第二十一章	276
第二十二章	281
第二十三章	286
第二十四章	289
第二十五章	291
第二十六章	294
第二十七章	297
第二十八章	302
第二十九章	306
第三十章	309
第三十一章	312
第三十二章	315
第四部	327
第一章	318
第二章	320

第三章	321
第四章	326
第五章	329
第六章	333
第七章	335
第八章	339
第九章	342
第十章	347
第十一章	351
第十二章	352
第十三章	356
第十四章	359
第十五章	362
第十六章	365
第十七章	368
第十八章	373
第十九章	376
第二十章	381
第二十一章	383
第二十二章	386
第二十三章	390

上

卷

第一部

第一章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中简直全乱了套。妻子知道丈夫同他们家原先的法籍家庭女教师有暧昧关系后，就向丈夫声明，不能再同他一起生活。这样的状况僵持了三天，不仅夫妻双方感到痛苦，全家老少，上上下下，都感到痛苦。大家都认为，他们生活在一起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就算在任何一家客栈中萍水相逢的人都比他们——奥布隆斯基家的人们——关系好得多。妻子躲房间里不出来，丈夫三天都没有回家了。孩子们像丢了魂似的满屋子乱跑；英籍家庭女教师同女管家吵了嘴，写信请朋友为她另谋工作；厨师在昨天吃午饭时就走了；干粗活的厨娘和车夫也都辞工不干了。

夫妻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公爵——人们在社交场合通常叫他斯季瓦——像往常一样在早上八点钟就睡醒了，不过这次他并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书房中的山羊皮长沙发上。他把那保养得很好的、肥胖的躯体在沙发上翻了个身，从另一侧紧紧抱住枕头，面颊使劲贴在枕头上，看那架势好像还要睡上很长时间似的。然而，他突然从沙发上坐起来，睁开眼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想重温梦境。“唔，梦到什么了？对啦！我梦到阿拉宾正在达姆施塔特举行宴会；不，不是在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不错，达姆施塔特就是在美国。不错，阿拉宾是用镶有玻璃的桌子举行的宴席，是的，在座的人都唱《我的宝贝》’（意大利语），不，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曲子；还有一些小巧玲珑的水晶玻璃瓶，可这些瓶子尽是些女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脸上浮着微笑，眼里闪着愉快的光芒。“是啊，真有意思，太有意思啦。那儿还有很多妙事，简直妙不可言，可是一醒来，想也想不清晰了。”这时，他看到

一缕阳光从呢绒窗帷边上射了进来，就愉快地把脚沿着沙发边伸下去，用脚去搜索他的金黄色的软皮拖鞋，拖鞋上有他妻子绣的花，是去年生日时妻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照他九年来养成的习惯，每天他没有起来，就把手伸向卧室里用来挂晨衣的地方。这时他突然明白过来了：他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以及为什么会睡到这儿来。微笑从他脸上消失，他皱起了眉头。

“唉，唉，唉！真糟糕！”脑海中又浮现出和妻子吵架的每一幕，想到他现在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以及他自己铸成的过错。

“唉！她决不会原谅我，也不肯原谅我。最可怕的是，什么都怪我，都怪我，而我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过错。悲剧就在这里！”他沉思着。“唉，唉！”他感到非常沮丧，又想起了这场吵闹中使他极为难堪的那些场面。

最扫兴的是他刚从剧院回来的那种情景。当时，他满心欢喜，手里拿着一个大梨子要给妻子吃，在客厅里没有看见她，真奇怪，手中正拿着那封泄漏了一切丑事的倒霉的信。

在他看来，多莉是个一心操劳家务，头脑有些简单的女人。此时她手中正拿着那封信，一动不动地坐着，以惊讶、绝望和愤怒的神情望着他。

“这是什么东西？这？”她用手指着那封信斥问道。

回想起来，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像常有的情形一样，苦恼的并非事情本身，而是他回答妻子问话的模样。

在这种时刻，他的心情就像一个人干了丑事突然被揭发了似的。当他的过错曝光以后，他简直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妻子面前。既没有感到因为受了委屈而矢口否认，替自己辩护，或者请求饶恕，甚至也没有做到索性不在乎——反正随便怎么样都比他所做得好——他的脸上却完全不由自主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喜欢生理学的，他以为这是脑神经的反射作用）——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流露出惯有的那种亲切而愚憨的微笑。

他怎么也不能饶恕自己这愚蠢的一笑。因为多莉一看见那种微笑，就好像身体被戳了一刀一样，她火冒三丈，尖刻的话语像连珠炮一样射出，奔出了房间。从此她不想再见到丈夫了。

“都怪那愚蠢透顶的一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道。

“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他绝望地喃喃自语着，却找不到答案。

第二章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他不能欺骗自己，说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他三十四岁，是个多情的美男子；妻子比他只小一岁，已经是现有的五个孩子、另外还有两个夭折的孩子的母亲，他并不爱她。他对他所做的这件事并不后悔，他后悔的只是他没有能够很好地把那件事情瞒住妻子。但是他仍然感到了自己的处境困难，同时，他也很替妻子、孩子包括自己难过。他要是早料到这件事会对妻子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也许他能千方百计将这罪孽瞒过妻子。这个问题他从没认真考虑过，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妻子早已猜到了她对他不忠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他甚至以为，她只能是一个贤妻良母，一个身体虚弱的、渐渐衰老的、不再拥有年轻和美貌的、毫不惹人注意的女人，本应当出于公平心而对他更宽容一些的，然而结果却完全相反。

“唉，真糟糕！哎呀呀！真糟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尽在自言自语，却想不出任何法子。“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美好，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多么融洽啊！她因为孩子们在身旁而感到心满意足、幸福快乐，我也从不干涉她的事情，照料孩子，操持家务，全由她做主。说实话，糟就糟在那位原是我们的家庭教师。说实在的，不幸的就是她做了我们的家庭教师。和家庭教师胡来，这的确有点儿不像话。但她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家庭教师啊！她在我家的时候，我一点儿都没有放肆过。糟糕的是她如今已经……难道这一切是存心跟我作对不成？！哎呀呀！究竟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生活中碰到种种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时，他一般的对策是：只图满足需求，抛开烦恼忧愁。那答案就是：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生活下去，把一切烦恼抛在脑后。他想要回到梦境中去，可是这得到夜间才行。他现在又不能回到酒瓶女人唱歌的美梦中了。因此，他只有在白日梦中寻求遗忘。

“往后自然会有办法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言自语道，他站起来，穿上一件蓝绸里子的灰色晨衣，把腰带打个结儿，挺起宽阔的胸膛，尽情地吸了一口气，迈开那双轻巧地支撑着肥胖躯体的八字脚，照例精神抖擞地走近窗前，拉开窗帘，他的亲信老仆马特维听到铃声，立刻走了进来，手中拿来了他的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他的理发匠也手

持着刮脸家什跟着马特维走了进来。

“有衙门的公文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他接过电报，就在镜子前面坐了下来。

“我已经放在桌上了，”马特维回答道，带着询问与关心的神情瞅了瞅他的主人，停了一会儿，又露出调皮的微笑补了一句：“马车行老板派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什么也没说，只是在镜子中看了马特维一眼；从镜子里相遇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彼此是心照不宣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神似乎在问：“你为什么说这个？难道你不知道？”

马特维把双手插进外衣兜里，向前迈出一只脚，脸上含着笑，默默地、亲切地看了看他的主人。

“我叫他下个礼拜天再来，这之前别来打扰您，也免得白跑。”马特维的这句话很明显是提前已经准备好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看得出来，马特维是打算说句玩笑话，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猜测着纠正电报里常译错的几个词，顿时容光焕发。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就要来了，”他示意理发师那只光润的、胖乎乎的手停一下。理发师在他脸上又长又髻的络腮胡子间刮出一道粉红色的纹路来。

“谢天谢地，”马特维说，这话表示他同主人一样都很清楚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这次来访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也就是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这位好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也许能促成兄嫂重归于好。

“她一人来，还是同姑爷一道？”马特维问。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能说话，因为此时理发匠正在给他刮嘴唇上的胡子。便竖起一个手指。马特维朝镜子点点头。

“是一个人，那么还需要在楼上整理出一个房间来吗？”

“你去禀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她自然会做出安排的。”

“禀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有些疑惑地重复着他的话。

“不错，你去禀报她这件事。把电报也带上，交给她，她会吩咐的。”

“你是想让我去试探一下，”马特维心中明白，不过嘴上却说：

“遵命。”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梳洗完毕后，刚想穿衣服，马特维手里拿着电报，穿着嘎吱嘎吱响的靴子慢吞吞地回到房间时，这时理发匠已经离开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让我告诉您，她不会待在这儿了。说随便他，也就是您，想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吧。”马特维眼含笑意地说。他把双手插进口袋，偏着脑袋打量主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随后，他那漂亮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呃？马特维？”他摇了摇头说。

“没事儿，老爷——事情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的。”马特维说。

“会好起来吗？”

“没错，老爷。”

“你这么认为？外面谁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他听到门外有女人衣服的窸窣作响的声音。

“我。”一个又利落又清脆动听的女人声音答道，随后在门口现出了奶妈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那张严肃的麻脸。

“有什么事吗，马特廖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门口迎着她。

尽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应对妻子承担全部罪责，可他自己也感觉到，几乎家里所有的人，就连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奶妈在内，都统统站在他这边。

“什么事啊？”他满脸愁容地问道。

“您去一下吧，老爷，再去认个错儿。也许上帝会开恩的。她太遭罪啦，瞧着真可怜。再说家里闹腾得底儿朝天，老爷，您也得可怜可怜孩子们啦。老爷，还能有什么办法啊！要图快活就得……”

“她不愿意意见我……”

“您只管去认错吧。上帝是仁慈的，您向上帝祷告，老爷，向上帝祷告吧。”

“那好吧，你先下去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忽然脸涨得通红，“得，帮我换衣服。”他转而对马特维说，随即麻利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已经把衬衣举起并且撑开着，好像捧着一副马轭，吹吹上面看不见的灰尘什么的，得意地把它套在老爷那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第三章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好衣服，往身上洒了点儿香水，把衬衫袖子整理好，又像往常一样把香烟、皮夹、火柴和有用两条链子坠着的怀表

分别放到不同的衣兜里，接着他抖开了手帕。尽管个人遇到不幸，但感到自己仍然衣着整洁，香气袭人，身体健康，精神爽朗。他微微颤动双腿，走进餐厅。餐厅里已为他准备了咖啡，咖啡杯旁摆着信件和公文。

他先看了看信件。有一封信令他感到极为不满，是一个想要购买他妻子田庄上的那片树林的商人写来的，出卖这片树林是绝对必要的；但是现在，在他还没有和妻子和解以前，这个问题是万万不能谈的。他最感不快的是，这种金钱上的利害关系竟然同他与妻子的和解问题牵扯在一起。一想到他可能被这种利害关系所左右——为了出卖林子非同妻子讲和不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看完了来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衙门里送来的公文拉到面前，迅速地翻阅了两份案卷，并用粗铅笔做了些记号，又把公文推开，开始喝咖啡。他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边喝咖啡边看起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订阅的是一份代表大多数人主张的自由主义报纸极端自由主义报纸。尽管他对于科学、艺术和政治并没有特别兴趣，凡是大多数人以及他们的报纸赞成的，他都坚决支持；也只有当大多数人改变观点后，他才改变。或者，更严格地说，他并没有改变意见，而是意见本身不知不觉地在他心中变化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并没有选择属于他的政治主张和见解；而是这些政治派别和观点自动上门找他，如同他穿着随大流，从不挑选帽子和常礼服的式样一样。生活于上流社会里的他，对于一个成年人通常要开展的某些精神活动而言，必须有自己的见解，正如在那儿必须戴一顶帽子一样重要。如果说，他更爱自由主义的见解是有道理的，而不是像他周围许多人那样拥护保守派的见解，那倒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主义更合理一些，而是因为他觉得自由主义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派说俄国一切都很糟，的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目前就是负债累累，正缺钱用。自由党说结婚是完全过时的制度，必须改革；而确实，家庭生活并没有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来多少乐趣，而且还逼得他不得不说谎和作假，而那是完全与他的本性相违背的。自由党说，或者不如说是暗示，宗教的作用只是在于钳制人民中的那些野蛮阶层；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做一次短短的礼拜，都会站得腰酸腿痛；而且他怎么也想不通既然现世生活过得这么愉快，那么用那些令人恐惧而又极为夸张的言辞来谈论来世还有什么意思。而且，爱说笑话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常喜欢说：如果人要炫耀自己的家族门第，那么他就不应当只算到留里克为止，而应当进而承认他的始祖——猴子，他喜欢用这一类的话去捉弄老实人。就这样，自由主义的倾向已成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一种习